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三十八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起辛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盡乙巳宋明帝泰始元年魏文成帝和平

凡十五年

魏元嘉二十八年魏考異太平真君十二年提要春

正月魏師還

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

必走明日果掠居 **集覽** 右衛率注見梁 **質實** 瓜步山民焚廬舍而去 **武帝天監五年** 注見元

嘉廿七年

宋主殺其弟義康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送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在瓜步人情凶懼宋主慮不送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劬及武陵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宋主乃遣中書舍人質實不送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江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嚴龍就殺之

武昌廣州注見秦始
皇三十三年南海

發明

義康前日之廢書國書彭城王者實有其罪故以國法待之也義康今日之死書宋主殺

其弟者罪不至死故專目宋主以甚之也昔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君子譏鄭伯陷其弟于惡今宋主之於義廉始焉任之太過至使小人趣附以成其罪然既貶之廢之又從而遠逐之是亦足矣豈必殺之而後已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果如是乎書法若此深惡之也

魏復取碣磳

宋江夏王義恭以碣磳不可守召王玄質實碣磳城名注見

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歷城縣名
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歷下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初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
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臺送
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
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
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
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
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
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
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閩中賊卿
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
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
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
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
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
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董之粉之塔之裂之
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今

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
廩相貽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
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
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
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
為福邪並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
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絙數
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純桶懸卒出截其鉤
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
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墮而復升莫有退
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
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
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
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
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
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魏師

過彭城宋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
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
將皆請行義恭不許明日驛使至敕義恭悉力急追
魏師已遠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
聞之盡殺所

集覽

洩便洩救鳩反即小便童謠之言
先是童謠有云虜馬飲江水佛狸

死卯年蓋佛狸魏太武小字也故下文云卯年未至
故開飲江之路期之白登我本期要自往白登山盡
滅汝之族類饗有桑乾言桑乾之地汝不得饗而有
之矣索隱曰乾音干代郡桑乾縣後魏置郡桑乾川
在郡北姚氏按北疆記桑乾河在白登山南又在幽
州昌平縣西南臺格朝省格例也鈎車詩皇矣篇以
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鈎鈎梯也所以鈎引
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說文作幢幢陷陣車也
鈎古侯反又古侯反衝昌容反強強強侯反弓弩
端弦所居也絙居登反大索也史炤釋文曰謂以大

索為疆如弓弩疆之疆繩桶懸卒出置兵卒於桶中以繩繩之懸下城也左傳僖三十年燭之武夜繩而

出衝車注

質實

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

見前鉤車

南山陽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滑臺縣名注見晉孝武

帝太元九年築長圍按一統志鳳陽府盱眙縣北七

里有長圍山乃宋臧質守盱眙後魏太武遂於都梁

山築長圍城造浮橋絕水路即此處東山注見元嘉

二十七年若山未詳處所惟鳳陽府盱眙縣北六里

有軍山乃魏鄧艾嘗堰澗為塘以溉田後魏太武築

長圍以圍臧質於此未知是否明者察焉丁零北狄

圍名注見漢武帝天漢元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

建武九年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并州注見齊

明帝建武三年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白登山名注見漢高帝七年桑乾郡名注見漢高帝

六年馬邑肉簿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建康郡名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安王陂未詳處所蕭城注見元嘉二十七年

發明

去冬書魏及宋平春秋書平以及者為主是春又書魏師還則是魏人有悔禍息兵之意

故綱目書以予之也今乃復攻盱眙何哉且前日宋以無名興師魏既戰而勝之是亦足矣殺掠屠戮以人為嬉方且蟻附一城之下積尸成山流血成池果何為耶故綱目書魏主攻盱眙則見其以國君之重自將而攻一城書宋將軍臧質拒之則見其以大國而困於一偏校不能克也書魏師退走則見其以全師之衆力屈而遁是皆貶之之意也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其魏主之謂乎末年宗愛之及宜矣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槩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无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趨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為北中郎將初魏主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識欲芟麥入保參軍王孝孫曰敵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饑饉日久方春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敵若必來芟麥無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董元嗣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異同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請命字

孫彈之義

集覽

別駕猶長史也漢制別駕一人從刺
史行部別乘一乘傳故謂之別駕又

注見漢靈帝中平四年親為州端親躬也州端州之
佐也按劉豐為商州長史制曰宜陵端察之角又職

源曰大質實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南兗注見漢武
邦端佐帝元朔五年淮南徐注見秦始皇二十

八年彭城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豫注見周赧王
三十七年陳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冀注見漢景

帝三年濟南趙趙退縮貌韓文公送李愿序足將進
而趙趙典籤官名注見營陽王景平二年王錄事謂

王孝
孫也

發明

宋主無故暴兵使六州之民肝腦塗地今乃
蠲其稅調果何及耶况春燕歸巢於椽木民

且亡矣稅調亦奚從出
哉書非美之蓋譏之也

三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
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集覽

飲至告廟左傳隱五
年歸而飲至以數軍

實注歸而告至于廟因飲
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質實

平城縣名注見
漢高帝七年

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生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
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
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大藥其體終不言而死
及魏主臨江問宋使者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使
者曰不聞魏主乃赦度世度世自出魏主以
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質實

高陽

縣名注見晉愍

帝建興四年

夏四月魏荊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中書郎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殺魏茂兵帥部曲千餘家奔汝南請降于宋宋主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獎

集覽

廟筭注見漢宣帝神

爵元年廟

質實

魯宗之郢人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二年長社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司州注見上年汝南義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潁川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

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
每事讓之朝事悉歸湛之

魏更定律令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
回等更定律令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六月魏太子晃卒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為允諫
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
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沽
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
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
尺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

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監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
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
東宮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
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
之物以時收散如此休聲日至謗謗可除矣不聽太
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是惡之
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是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
遂構其罪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
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欲封其
子潛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時潛生四年聰達過人

集覽

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
注見元嘉十二年周召

齊畢周公旦召公奭齊太公呂尚畢公高飛廉惡來
秦之先也飛廉生惡來俱事紂善毀譖諸侯惡如字
史炤音哀都
質實周召齊畢周公旦注凡秦昭襄王
反仇尼複姓
質實五十二年召公奭姬姓世居岐山

與周公同輔武王定天下又輔成王以成至治齊太公呂尚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畢公高姬姓世居岐山周康王時命繼君陳保釐東郊旌別淑慝克成厥終即戰國魏之先也飛廉惡來按史記蜚廉本顛頊之裔曰大業者生柏翳舜賜姓嬴其後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女防之後又有非子即秦之祖也

秋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
質實 青冀二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郟

宋魏復通好

書法

叙宋魏上內諸夏也

宋以王僧綽為侍中

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
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
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
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
參焉宋主始親政事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
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
何瑀之及僧綽
集覽 思理思息嗣反馬融
綽凡十二人
曰道德純備謂之思
正誤 王僧綽
今按此思字當如欽明文
思之思言思之深遠也
質實 王僧綽琅
琊臨沂人

壬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
宗文成帝濬興安元年

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

君燾而立南安王余考異

提要中常侍作宦者按凡例
賤宦可見者並著之則此當

從綱目
刊本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二月獻之僕射蘭延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以潛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潛嫡孫不可廢謀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世祖之子也

集覽 疋古雅字 和疋姓名 質實 南安郡名注見

年禁中注見唐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

賀善贊曰太武即位首立天師道塲繼書詣道壇受符籙雖能汰沙門廢佛寺蓋好尚之

異也然書徵世胄遺逸令公卿子弟入學詔以經義決疑獄亦駁駁乎郵治矣至其逮至魯郡以太

牢祠孔子綱目獨深予而特書之功業不終惜哉

發明

春秋君殺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人宗愛以一閭寺之微殺君立君易若反掌魏

人舉國聽之曾無違異向非愛再行殺逆自連其死則魏尚可立乎直書于冊罪魏國也

夏五月宋人侵魏

宋主開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痕未復不宜輕動不從五月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碭礮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為師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速起愚謂宜長驅中

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
為易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
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並建
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
加授若能成功清壺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宋主
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又使侍郎徐爰隨軍向碣磳衛
中旨授諸將方

集覽

軍都今大興府昌平縣漢軍都
縣也故城在昌平南四十五里

軍都山一名居庸山在昌平西北四十里淮南子曰
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南俯臨軍都因名軍都關

質實

許洛二州名許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洛
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雍州注見唐玄宗開

元十一年京兆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河南
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黃河注見漢隱帝乾
祐三年太行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一統志云軍
都山名在順天府昌平縣西北二十里後漢盧植

於此立黌肆教授學者自遠方至昭烈帝徵時常修
弟子禮又漢有縣名軍都後廢之故城在順天府昌平
平縣東南中山郡名注
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發明

春秋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遂有
革督之弑今宋魏交兵禍亦甚烈魏既不免

其身宋亦宜知自警乃反乘釁侵之無損於敵徒
忿其惡未幾亦蹈魏人之轍天道好生而惡殺佳
兵者不祥之氣二君並戰不已其禍若合符節綱
目前書宋魏復通好此書宋人侵魏以見其無故
黷兵皆有末流
之禍為後戒也

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

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
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

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

集覽

方山在建康府西葛玄煉丹之地

質實

方山注見梁敬

帝太平元年致仕禮內則篇七十致仕注致仕謂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書法

書起之何譏尚之也致仕而復起多矣振唐劉仁軌唐休璟宋齊丘綱目不書復起惟尚

之特書誅心也若曰既已致仕尋復而起之是偽而已矣

發明

大夫七十而謝事禮也既致仕矣尋復起之交譏之也

宋太子劬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劬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劬劬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劬濬信惑之劬濬多

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

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

琢玉為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

宋主諫之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

溶溶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

大慶之漸耳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劭密殺之

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

我其危哉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

家得劭溶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

命捕之不獲宋主悅歎彌日遣中使切責劭溶劭潛

惶懼陳謝宋主雖

怒甚猶未忍罪也

集覽

隊主副隊主隊副皆東宮之官

質實

始興郡名注見

晉愍帝建興三年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

鬼物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物故東陽郡名注見晉

哀帝興寧三年巫蠱注見漢武帝太始三年一統志

云含章殿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宋

孝武帝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內有含章殿即壽陽公主人日卧簷下梅花點額處中使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赦不誅何識失刑也燕王旦謀反赦不治所以有元鳳之反王氏五侯有罪赦不誅所以有初始之篡太子劬等巫蠱赦不誅所以有末年之禍綱目一以赦書之所以著不斷之亂也終綱目書赦不誅二漢成帝鴻嘉三年是年書赦不治一漢昭帝始元元年皆大罪也

發明

庚太子為江充所誣不免其死劬濬既親為巫蠱事驗明白豈有國儲副君所為若此而可以承祧主器者哉事覺不誅直書于冊譏失刑也

秋八月宋攻碣磈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考

異

提要攻下有魏
字亦還作引還

諸軍攻碣磈累旬不拔八月魏人夜自地道潛出燒
營及攻具張永夜徹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
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
時青徐不稔軍食乏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魯爽
至長社魏戍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
薛安都等向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
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將軍
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魯爽與魏拓跋僕蘭
戰于天索破之進攻虎牢聞還

集覽

涇津涇音豆水名
也在河東天索晉

碣磈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灼曰索音冊水名顏師古曰音乘索之索水出滎陽

漢高帝與項羽戰于京索間即此應劭曰今有大索

亦小

質實

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蕭道成東海
蘭陵人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十一統

志云涇津即涇泉在平陽府芮城縣東北三十五里
沁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大索城名在開
封府滎陽縣西北五十二里小索在大索東北即六
國時二索也漢韓信收兵與漢王會復與楚王戰於
滎陽南京索間破之即此處虎
牢關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拾寅立考異

卒當作死或疑吐谷
渾稱王故書卒然雲

南王亦書死考證拾寅立當作
兄子拾寅嗣

拾寅始居伏羅川遣使請命于宋
魏宋以為河南王魏以為西平王
元帝建武元年伏羅川未詳處所
西平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質實

吐谷渾西域
國名注見晉

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
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
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
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
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而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
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
忘正平時事乎尼恐愛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
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
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定
謀共立濬麗侯之子也賀與尚書長孫渴戾嚴兵守
衛使尼麗迎濬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弑南
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
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
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皇帝立
乳母常氏**集覽**正平時事魏太武帝**正誤**皇孫若立
為保太后

正平二年宗愛弑帝

時事今按皇孫濬乃太子晃之子正平時事不獨指
弑帝而言太武太平真君十二年六月改元正平太
子晃為政猜察以宗愛險暴不法惡之給事中仇尼
道盛有寵於晃愛構其罪魏主斬道盛東宮官屬多
坐死晃質實三省謂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社稷注
以憂卒質實見新莽天鳳元年陸麗代人具五刑唐
刑法志云隋已前死罪有五徒流之刑鞭笞兼用數
皆踰百隋始定之為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
六十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千里至
三千里死刑二絞與斬並用為五刑皆今世循用者
蓋自隋始也三代以剗刑刑宮大辟為五刑秦以黥
剗斬左右趾梟首道其骨為五刑後世以笞杖徒流
斬為五刑夷三族
注見秦二世二年

癸明

余越次而立未成乎君何以書弑余固愛之
君也愛立之愛弑之魏國無人矣討而誅之

亦幸焉爾魏太武控弦百萬威振天下北掃柔然
西平夏國滅涼滅燕易若破竹恃勝不已舉兵南
下極意屠戮死者不可勝紀武功之暢如此然未
年變生肘腋身且不保餘禍所鍾至於再行弑逆
幾不能國不善之積豈可掩哉考之綱目之所書
驗之事應之所及後之好攻戰樂殺人者可以觀
矣

宋西陽蠻反遣沈慶之討之考異

討當作擊

質實

西陽郡名注見晉懷

帝永嘉元年

○魏殺其外都大官古弼張黎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弼為司徒黎為太尉及是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皆被誅

質實

南安郡名

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

魏隴西屠各叛討平之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魏復建

佛圖聽民出家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質實門是邕之所毀率皆修復魏主親為沙門下髮

僧名注見漢明

帝永平八年

魏以周忸為太尉陸麗為司徒杜元寶為司空忸尋坐事賜死

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家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

迎臣子常職不敢怡天之功以干大賞魏主不許麗
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願以神爵
授之魏主曰朕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邪乃進其
父建業公俊爵為東平王班賜羣臣使源賀任意取
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固與之乃取戎馬
一匹魏主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麗等皆受賞而不及
允允終身不言但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賀奏謀反
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質實

平原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年逼桑榆訓
解故事云年老云桑榆暮景淮南子云日垂西

影在木端注木末曰端日影在木末不久而沒如人
年老不久而死韓文公送孟郊詩桑榆日月侵神爵
猶言天爵蓋天謂之神故云東平郡名注見漢獻
帝興平元年建業郡名注同上興平二年金陵

書法

書賜死始此賜死之例四著所坐賜死周愷
卹公孝協太平公主王毛仲宜死者也書貶

某賜死竇叅楊叔偉保衡孟漢卿書賜某死吳道
玄路巖蘇檢皆可罪而未宜死者也止書某賜死
梁王忠無所坐者
也不宜死者也

魏行玄始歷

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歷世祖克沮渠氏得
趙歐玄始歷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質實中原
猶言

中華也景初魏
明帝徽年號

癸宋元嘉三十年
魏興安二年
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

初濬以南徐刺史鎮京口求為荊州宋主許之濬還
京口治行而巫蠱事覺宋主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
既除荊州質實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京
乃聽入朝口州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京口郡名

注同上年

宋遣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考異

討當作擊

質實

武陵郡名

注見漢光武建

武二十四年

○二月宋太子劬弒其君義隆及其左

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為

司空考異

提要弒誤作殺竊考綱目刊本及提要互有得失如此類者今並錄之以俟來哲擇善而

從且以見當時刊刻之際離校者檢閱之未詳也

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劬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送

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
鑠建平王宏皆為宋主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
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
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愛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
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
表取笑千載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
不可不懇懇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
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
裁兒宋主默然江湛出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
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失旨宋
主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
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
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潘潛馳報劭劭乃
謀為逆初宋主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
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黯而剛益宋主

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行酒僧緝密以
聞會嚴道育婢將至劬詐為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
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
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
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
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劬怒變
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
是邪殿下幼管患風今疾動耳劬愈怒因眇淑曰事
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
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
右司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床行至
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劬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
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劬停車催
之淑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又辭不上劬命殺之門
閉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劬以偽詔示門衛曰
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

齊閭拔刀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
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
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又殺之劭出坐東堂
江湛聞喧噪聲嘆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
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
左右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
之未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
太祖親信數十人濬時在西州府閣臺內喧噪不知
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宮內有變未
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
節也濬不聽俄而劭馳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
而去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逸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
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
今豈宜去濬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
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
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並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

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為僕射以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畧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集覽

彭城始亡謂彭城王義康始初被殺時合殿在紫宸殿北杜南紫宸殿退朝口號香飄合

殿春風轉左細仗主官名也殿下兵衛曰仗有左右兩班馬文昌雜錄云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殿天子生紫宸殿而金吾殿中細仗自質實南陽郡名注見東西閤門入謂之喚仗即此晉惠帝永興二

年建平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鳳元

年下天與餘杭人一統志云五洲山名洲本作州在鎮江府城西三十里相傳山絕頂望見五州故名焉

巴水未

詳處所

書法

綱目君弒書及其君母及其太后有之矣未

有書及其大臣者大臣書及必若淑與二湛而後可也終綱目再見而已李逵死節人臣之極

致綱目重以予人也綱目書太子弒者二宋協清

廣子弒不書子者四代六修實若魏清河王紹梁

友珪蓋至是而天理滅矣綱目之所甚悲也舉其

重而已矣賀善贊曰宋文自書立以來討殺徐傅

可謂能制義者自是而後繼書遣使循行又書親

臨聽訟亦庶乎知為政矣河南用兵始書曰伐曲

在魏也自援蓋吳魏兵再至宋雖大舉綱目以侵

書之既而致寇深入生靈荼毒元

嘉之政自此始衰而以子禍終矣

發明

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廢

書而嘆其官僚郭瑜請改讀禮先正胡公安國傳春秋至此目之為腐儒以為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弘而聞此必慄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而明於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旨而見醜矣先正傳春秋之義如此今綱目取法春秋故於弑逆之事亦必直書于冊若使講讀之祭避諱不言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是自淪於陷穽者也而可乎夫春秋以傳為業綱目以分注為業者考於分注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姑以宋劭之事觀之善惡必原所始而逆劭則生於諒闇形色可以占終而袁后則預言其惡侍膳問安職所當謹而東宮置

兵乃與羽林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而巫蠱事覺乃赦不問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既而謀廢立乃猶豫不決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事機不密乃泄於潘淑妃不惟是也守縣分裂已非一日宋乃無故進兵窮躓不已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不善之積亦不可掩固宜其末流之禍如此綱目書之與商臣之事如出一轍蓋欲使後世推本所由而致謹於首惡之義以為人君父者之戒爾若夫弑父與君之賊其惡固自不待貶絕而後見也又奚以贅及為哉吁

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

書法

保太后何常氏也魏主初立尊為保太后焉太武尊竇氏為保太后則書乙丑年常氏則曷為不書非創也故畧之至其尊為皇太后則不可以不書矣終綱目書保母為皇太后二前斥書

魏主此止書
魏非創也

○二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
士並前代故事取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
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
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
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質實九泉猶言黃泉也莊子曰
與僧綽謀反殺之天有九重之霄地有九重
之泉羽化訓解故事云道士亡曰羽化蘇東坡前赤
壁賦云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注言人之
死若生羽翼而
亡化以登仙境

書法

自立矣斥稱宋劭極惡也於是殺北第諸王
侯不書書僧綽何罪僧綽也僧綽與謀廢劭

死於難可矣。幸其不知受賊官，僞冀以苟免。其取殺宜也。綱目以賊所署職書之曰：其吏部尚書王僧綽與袁淑、華大異矣。

發明

僧綽力請宋文連斷而宋文不能從。若僧綽亦可謂忠於謀國者矣。然劭既為逆，僧綽自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其不知所謀而隱忍就職。萬一不幸死於賊手，則必安於義命，亦足見君死於其難矣。均之死也不死於臨難之初，而死於受職之後，故僧綽雖賢，病於死之不早，是以綱目亦不得與袁淑、江徐同科。而書曰：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若劭自殺其臣，然者豈不深可惜哉。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弘密與沈慶之手書令裁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變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侍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駿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子也駿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修之皆爲參佐顏竣領錄事總內外以劉延孫爲長史行留府事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駿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充冀刺史蕭思話將

軍垣護之皆帥所領赴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
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會稽太守隨王誕將
受劬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
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
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
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
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常有無父無君
之國寧可自安讎耻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欲逆
寃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曰
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
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劬自
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若有寇
難吾自當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
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滄口參軍徐遺寶以荊州
之衆繼之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
劬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

劭曰何至於延之曰峻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
劭怒稍解劭疑舊臣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
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
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
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
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
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
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豐劄棄南岸柵斷石頭
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
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
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元景宗慙屢嘗立功形勢
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力決一戰端
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
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
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
然不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

是大震駿軍于鵠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檄未知所
從容說之曰方今疊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
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
也如其不然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
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駿即以爲長史
僧達弘之子也駿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
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
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
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
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降者相屬
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惟顏竣出入卧內擁
駿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
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遞暹昏曉臨哭若出一
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柳元
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
曰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劬使蕭

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劬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衛杖疾戰一聽吾鼓聲劬將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劬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劬衆遽止元景乃閉壘鼓譟以乘之劬衆大潰劬更帥條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劬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于新亭初劬葬太祖謚曰景廟號中宗至是改謚曰文廟號太祖尊母路氏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五月臧質以雍州兵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方遣將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宋主遣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劬遣兵拒之大敗劬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即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

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
來降詔斬於軍門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
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剖心諸將鬻其肉生噉
之劭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
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縛劭於馬上防
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有處就取得
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南走遇江夏王義
恭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
虎頭來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勒與俱歸於道斬
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汙
踏劭所居齊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
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贈袁淑為太
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為開府
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諡簡
侯卜天與益州刺史諡壯
集覽
侯與淑等四家長給廩祿
竣七倫反板張永板
詔板也注見漢靈帝

建寧元年義不同天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免不同天之責南中郎即武陵王駿也是為孝武帝臺城即宮城在建康城北二里今同泰寺在此城內金陵志云唐時韓滉於建康石頭築五城其一曰臺城放仗降放棄兵仗而降服牙下句絕牙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牙門虎頭濬自稱其小字汙踏所居齋汙與濬通音烏濬與者通音誅齋燕居之室也記檀弓臣殺君子殺父者殺其人壞其室濬其宮而濬焉鄭玄曰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王莽傳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則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人不食也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顏師古曰濬謂畜水汙下也

質實

顏竣

臨沂人天府注見漢高帝五年南譙郡名注見元嘉二十一年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尋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隨郡名注見元嘉二十二年顧琛吳縣

人和之曾孫一統志云馮衍杜陵人野王孫幼有奇才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嘗作顯志賦以自勵仕為曲陽令漢建武中因日食書陳八事肅宗甚重其文大漢之貴臣不不如荆齊之賤士此即顯志賦之文溢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檄注見楚義帝元年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倉猝急遽貌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臺城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即晉建康宮城也龍川集云臺城在鍾阜側其地據高以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安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青溪以為阻今臙脂井南至高陽基二里為軍營及民蔬圃者皆是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臙頭疑是地名未詳處所唯池州府銅陵縣北二十里有鵲頭山其山高聳宛若鵲頭今廬江西岸有鵲尾渚與此為匹未知是否姑錄之以備參考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三年丹陽江寧郡名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淮上疑

即秦淮水之上在應天府治東南三里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乃使朱衣三千鑿方山為瀆以斷地脉水通大江以秦開故曰秦淮或云淮發源屈曲不類人工晉王導使郭璞筮之曰淮水絕王氏滅即此新亭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術枚注見秦二世二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鼓譟注見元嘉二十六年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大航舟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南桁武軍藏兵器之所傳國璽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書法

魏高宗宋世祖皆繼故者也魏書濬立此書立駿何濬嫡孫當立者也駿素無寵書曰宋人立之以見人心之同欲而與自立者異矣故駿書宋人立或書宋立皆非嫡故也宋濬不書爵賊

也黨

發明

上書武陵王舉兵討劭者予駿之討賊也繼書宋人立駿者予宋人之立也人者衆詞也

立者宜立也此與春秋書衛人立晉詞同而義異

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子偃為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宋主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集覽

自洗黃閣自洗躬親洗掃也韻會注洗字本作洒漢東方朔傳不勝洒掃之職注洒先禮反黃閣注見于

業景和元年

書法

劭之殺也繼書以何尚之為司空則尚之臣劭矣元凶既誅黜之宜也於是復以為尚書

令失刑甚矣書復以深譏之

發明

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恒之逆孔子已告老矣方且沐浴請討不以鄰國之

故而遂已也宋劭之變何尚之先以致仕復起身為大臣君弑不能死於其難亦已非矣乃復北面逆賊故綱目前書以尚之為司空於劭弑逆之下所以正其受僞命從逆賊之罪也今孝武既立自宜顯行刑辟庶幾大義昭明胡為使之復齒薦紳之列故綱目特筆起義書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者蓋譏其不當復用從逆之人也夫弑逆之賊無罪可加惟治其從逆之人乃所以孤逆賊之黨此綱目之作所以為急於誅討逆亂者也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宋以柳元景為護軍將軍

初宋主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
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西還元景
即以質書呈宋主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
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宋主即
位以質為江州元景為雍州質慮元景為荆江後患
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宋主重違其言以元
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質實

江州注見晉明
帝太寧二年

宋以南郡王義宣為荆相刺史質實

荆湘二州名荆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

三年南郡相注見
漢獻帝興平元年

○秋七月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並尚方彫文塗飾賞賤競利
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
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為敵衰
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派城徒費

財役使敵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
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
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
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敵相逐其不能濟
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
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
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
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
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
連積集服累笥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積帶寶笥著
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
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
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
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眈宮中朝制一衣庶家
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設官者宜官稱事
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且帝子未官

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
叅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
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
皆鄙則遭毀者宜擢譽黨悉庸則得譽者宜退如此
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
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
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
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
糾若廢法申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臣愚
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
詔不莊弘微之子也時多變易太祖之制

集覽

歷下
濟南

歷山之下濟之西界漢書韓信襲歷下軍注歷下濟
南歷城縣也泗間泗水之間也書禹貢蔡氏傳曰泗
水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
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經呂梁至下邳入

淮按古卞縣今兗州泗水縣是漢代節其臣漢文遺詔短喪以日易月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小民明已瞬晚瞬晚傍視也謂明日已見之而便欲倣倣也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胡氏曰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預政是以敗而亂亡之

質實

尚方注見漢景帝後元年歷下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泗間泗水名源發兗州府泗

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八里始合為一西經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分流南北

南流入徐州境北流入會通河謝莊陽夏人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鏐

鏐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

發明

南平之死乃宋主潛使人毒之蓋祕之也而綱目大書于冊然則為惡於幽隱者果可諱

哉雖然莫親於弟而動輒殺之其源蓋始於文帝之殺義康爾豈知餘波所及其流浸廣自後踵而行之遂為故常綱目凡此類必專目其主而以殺其弟書之者蓋甚其絕滅天倫勦拉同氣之惡以惡之也繼是紛紛亦不可勝書矣生於帝王之家而屠戮若此哀哉

宋廣州反討平之

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弑弟也詔新南海太守鄧琬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衆信之為之固守琬先至止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質一日即破之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琬而還

南海郡名注見秦
始皇三十三年

甲宋世祖孝武帝駿孝
建元年魏興光元年
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
故民不盜鑄及是鑄孝建四銖形成薄小輪郭不成
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剪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
不能禁坐死者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尋詔錢
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於是沈慶之建
議宜聽民鑄錢郡縣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
準式去其雜偽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
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以為五銖輕
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
之偽生故也今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
情備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
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

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
莫此為貴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三銖錢竣議以
為恣行新細無解官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
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
不可復救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其甚不可者也乃止

集覽

四銖錢
十黍為

象十象為銖銖音殊輪郭猶言周郭也周景王鑄大
錢肉好皆有周郭漢書注肉錢形好錢孔也市井邑
居為井野廬為井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交易故
稱曰市井公羊傳宣十五年注云井田之義有五其
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疏云古
者邑居秋冬之時入保城郭春夏之時出居田野既
作田野遂相交易井田之質實五銖錢名漢武帝元
處而為此市故謂之市井
質實
狩五年有司言三銖
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銘帝
從之罷三銖錢鑄五銖錢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

平二年

宋立子子業為太子考異

提要作宋主立其子

將置東宮省率更令質實率更令官名注見餘各減舊員之半文帝元嘉十五年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強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

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米臺符檢詰漸致
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
義宣腹心蔡超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勸從其計
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
人報之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
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竊造法服登壇
自號建平元年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
狼狽舉兵與質俱表欲誅君側之惡爽送所造輿服
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
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皆板到奉行義
宣駭愕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後繼秀見義宣出
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
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主欲奉乘輿法物
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以
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
偃月壘水陸待之三月義宣移檄州郡雍州刺史朱

修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其使遣軍襲江陵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暄與竺超民留鎮江陵義宣知修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奔壽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四月以朱修之為荊州刺史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宣至鵠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虜萬人敵義宣與質由是駭懼宋主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至蕪湖質

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絕萬人綴梁山則玄
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
宣將從之劉謩之密言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
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
會西南風急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又遣兵趣南浦
垣護之與戰破之朱修之斷馬鞍山道魯秀攻之不
克王玄謨使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欲退還姑孰更議
進取元景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
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
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又不可來不如分
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
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
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顏樂之曰質若復克東城
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謩之
與質俱進頓兵西岸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
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謩之質等大敗垣護之燒

江中舟艦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逃于南湖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昏棄市義宣走向江陵衆散且盡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州兵尚餘萬人秀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秀欲北走不能去赴

集覽

刺姦官名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一宥三赦之法注刺音七賜反如以鍼刺疾之也

質實

南郡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竟陵

郡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六年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舳舻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歷陽縣名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姑孰縣名注見晉明帝太寧元年也中物事在漢獻帝建安五年周瑜疏文蕪湖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馬鞍山按一統志有二處一在應天府西北一十

里西臨大江東接石頭城以形似故名一在太平府
東北四十里慈湖港口未知孰是姑錄之以備參考
王豫州謂王玄謨也東城未詳處所或疑是縣名注
見漢獻帝建安三年南湖未詳處所唯安慶府治南
有南湖三面依城古木叅天湖
浸甚廣未知是否明者察之

書法

反未有書某以者此書臧質以何質首惡也
質有異志綱目於義宣之反也書質以其遣
兵也書討質首罪質之辭也然則義宣無罪乎義
宣雖帝激之然既從質反矣故下書伏誅而削其

爵斥

書姓

發明

反不書以以者明義宣
愚闇為質所使者也

宋置東揚州郢州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疆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不許

質實揚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京畿注見唐太宗貞觀五年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江夏侯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巴陵郡名注見文帝元嘉三年夏口地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沔口地名注同上年雍梁二州名雍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襄州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宋省錄尚書事官

宋主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
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宋以未修之為荊州刺史劉義宣伏誅

荊州刺史未修之入江陵殺義宣並誅其子十六人
及同黨竺超民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言賊既
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
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
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
其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乃原之

荊州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南郡

發明

宋主有亂倫之惡故義宣怒怒而反然綱目
正名定罪畧不少恕者然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
臣也

秋七月朔日食質實

日食注見漢文帝六年

乙未魏太安二年

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宋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項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退

秋八月宋主殺其弟武昌王渾

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為戲質實笑長史封上之廢為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武昌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

書法

渾作檄文建號改元以為戲笑則罪也其以無罪書之何甚宋主也渾則信有罪矣年未

成人處以八議或者罪不至死今而殺之甚矣

宋郊廟初設備樂

書法

書初何緩辭也前書宋始備郊廟之樂矣於是而書初設然則前者雖備猶未設也宋人

慢於郊廟亦甚矣故再書初

○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

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劍不得為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叙集覽劍不得為鹿盧形鹿盧井上絞繩而汲水詔可集覽之具漢書馬不疑傳帶櫛具劍注櫛音磊

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如蓮花初生未敷時

發明

逆劄之變宋孝武以藩王討賊得國劉氏之不滅賴有是爾夫公族國之枝葉也若去其

枝葉則本根將何所庇今乃削弱王侯何哉故綱目於此特以裁損王侯制度書之以見其本志惟恐宗族之蕃行而欲削其枝葉也雖然彼不難於獵其諸弟而殺之又何有於制度哉世變日下天理滅亡可哀也已吁

宋以楊元和楊頭為將軍

元和故氏王楊保宗子也宋朝以其幼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成葭蘆母妻子弟並為魏所執而為宋堅守無貳心雍州刺史王玄謨請以頭為西秦刺史安輯其衆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

不稱即以授頭必能藩扞漢川使無邊質實葭蘆城
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名注見

文帝元嘉二十年西秦州名未詳處所或疑即秦州
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漢川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漢中氏王氏都
黎反蕃君也

丙申 宋孝建三年 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后 遼西公朗之女也 質實 遼西郡名注見漢
朗坐事誅后没入宮 獻帝建安十年

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考異 主其二字義按凡例
立太子曰立子某為

皇太子非正統特書者去皇號據漢立太子盈不書漢
王立其子竊考提要宋立子業齊立長懋寶卷皆書某

主立其子今綱目定本皆削去則
知主其二字義乃未削之字也

乃平治之
子為國家
遠述儲位
母必素被
之化者矣
養育青宮

匪淺稽詣
如申生之
心在則驪姬
曰不行晉國
小庭骨肉宜
有慘禍即漢
帝欲立太子
先賜鉤弋夫
死特有懲於
后之故而產
計拙遂至因
於食也至此
時竟相沿為
事而踵行之
其子以得立
長母將必有

魏主立于以為皇太子生三年矣先使其母
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書法

書立太子多矣此其斥書魏主何識也於是
弘生甫三歲使其母條記所託依故事賜死

是亦不可稍緩乎忍哉其為君也故斥書主終綱
目立太子斥書主者四成立兄子班晉明帝太寧

二年魏立子弘是年立于恂癸
酉年梁立子綱辛亥年皆譏也

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
以主之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
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典籤出
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為豫州吳喜為典籤
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
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

大不忍於其中者嗣服繼統之日欲以孝治天下能無隱恫哉夫漢武國雄材大略之主也而舉動不常流弊一至於此惜哉

止質實 吳善臨安人

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

太傅義恭以宋主之子子尚尚寵將避之乃辭揚州而宋主以子尚為刺史時熒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 **集**

覽

西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東府 質實 熒惑星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三年東城縣名注見漢

高帝五年沈懷文武康人

八月魏擊伊吾克之質實

伊吾屯名漢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 ○冬十月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質實

江夏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

賀上言今北敵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質實**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源賀西平人疆

場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十二月宋移青冀并鎮歷城

宋主欲移青冀二州并鎮歷城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北敵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

并鎮此經遠之畧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
質實歷城
息民患遠申主威安邊之上許也由是遂定
縣名注見漢光武
建武五年歷下

魏定州刺史許宗之有罪誅

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謗已毆殺之恐其家人
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曰此必妄也朕為天下主
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質實許宗之高陽人定
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之州注見周威烈王

二十三
年中山

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延之于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
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左常語竣

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集覽笨車竹輿也笨布袞反鹵簿出行儀衛曰諸體鹵簿又天子鹵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要人謂權貴絮以綵綸以綵色之綸內之於所賜布衣中也漢書齊國有吹綸絮顏師古曰綸似絮而細名吹者言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漢吹噓可也獻帝興平二年

發明

延之書爵書卒褒美如此所以著其清儉之德知予之明也

丁宋大明元年春正月魏以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質西魏太安三年

實

尉眷代人

○魏侵宋入兗州

魏人侵宋敗東平太守劉胡宋主遣薛安都沈法系禦之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坦請回軍討之任榛逃散無功而還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質實汝無罪而死我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乃免之

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夏六月宋以顏竣為東揚州刺史

宋主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顏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浸不悅竣疑宋主欲疎之乃求出外以占其意宋主從之竣始大懼

秋七月宋并雍州為一郡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境
王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乃詔并雍州三郡
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玄謨欲反
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為雍部二千石乘聲昏欲討
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啟上具陳本
末宋主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
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質實土
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斷
注見晉武帝太康六年雍州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兗州刺史劉延孫為南徐州

刺史

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
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來不序昭穆宋主既命
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閨門無禮不擇親疎
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誅劭及義宣
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
兵宋主畏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
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質實南兗州注見漢武帝
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元朔五年淮南國南

徐州注見文帝

元嘉三十年

戊宋大明二年
魏太安四年
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

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鬪及議國政故設酒禁釀酤
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閉禁有程日增置內外候官
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徵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
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職滿二丈皆斬又增

律七十集覽

府寺按漢制三公所居曰府九卿所居曰寺府者道德之所聚寺廷也有法度

也者

書法

終綱目書酒禁四詳漢景帝中三年合是無書設禁者矣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魏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

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採樵，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溫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也

集覽

馴致馴音循以漸而致曰馴致易坤卦馴致其道緼袍論語緼袍注緼臬著也臬著

者雜用臬麻也記玉藻篇緼為繭緼為袍注衣有著之異名也緼謂今之新綿緼謂今緼及舊絮也莊子林希逸口義云緼袍今之絮衣也卓子康劉文鏡之為人漢光武時卓茂字子康嘗出有人認其馬茂知其謬嘿解與之後馬主得所亡馬乃送馬詣茂謝之茂之性不好爭如此漢桓靈時劉寬字文饒嘗出有

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乃
來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何為謝之州里服
其不校褊心詩惟是褊心褊通作偏性狹也莊子曰
褊心之人不怨其言呐呐不能出口記檀弓篇其言
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呐呐舒小貌音如悅反又
奴劣反矯矯爾雅矯矯勇也詩泮水篇矯矯虎臣注
矯矯武貌音居表反風節風調節操也韻會注風調
曰操有所操守曰節管仲致慟於鮑叔管仲少與鮑
叔牙遊管仲嘗欺鮑叔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
事公子糾及小白立是為桓公公糾死鮑叔遂進
管仲於桓公嘗仲曰吾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為貪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
不以我為愚吾嘗三仕三見遂於君鮑叔不以我為
不肖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公子糾敗吾
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

正誤

卓子康劉文饒
之為人今按游

雅云史稱卓劉之為人褊心者不之信以證高允無喜愠之色集覽獨引不校馬牛二事為說未當漢書稱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忻忻焉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其言呐呐今按謂聲低而語緩也管仲致慟於鮑叔今按說苑鮑叔死管仲舉士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說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過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債吾自多取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者死而况為哀乎

質實

卓于康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卓茂化行劉文

鏡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司徒崎之子性度寬仁漢桓帝時守南陽吏人有過蒲鞭示辱而已每行縣輒引學官講經人皆感德興行嘉平中拜太尉後封遠鄉侯管仲潁陽人名夷吾鮑叔牙薦之齊桓公以為相稱仲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仲之力也鮑叔青州人為齊卿進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夏六月宋以謝莊顧覲之為吏部尚書

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覲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覲王彧為之侍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

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興宗廓之
子也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
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
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
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
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
周况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
司於是干進務得無復廉耻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
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欲治致平
章不可必也况後之人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
之於周漢朝三

集覽

六事書甘誓篇乃召六卿王曰
嗟六事之人龍作納言龍舜臣

名也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朝三暮四列于黃帝
篇宋有狙公者養狙成羣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
四衆狙皆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聖人以
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林希逸口義

云芋音芋山栗也一名椽
質實顧覲之吳縣人崇之
子又注見莊子齊物篇
孫孔頴山陰人琳之

子王或臨沂人蔡邕陳留考城人謨之
曾孫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和光元年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南彭城民高閣沙門曇標以妖妄相高與殿中將軍
苗允等謀作亂立閣為帝事覺伏誅於是詔沙汰沙
門設諸條禁嚴其誅坐非戒行精苦並
使還俗而諸尼出入宮掖竟不得行
集覽高閣姓名閣音

東徒反又時遮反沙汰沙之法之瓦
礫在後言選擇之有所棄斥者也
質實南彭城未詳處所疑

即南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
城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

書法

於是民高閣及曇標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
作亂立閣為帝閣允不書書沙門何垂戒也

書沙門則何以為垂戒沙門而謀反則何不為矣
人主之尊信異端者亦可以少悟矣終綱目沙門
書反亂者三是年齊辛酉年魏沙門法秀作亂梁
乙未年魏冀州沙門作亂○丘濬曰書僧反始此

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宕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射
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
僧達耻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宋主
已積憤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升其榻僧達令昇棄
之太后大怒固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高閭反宋主
因誣僧達與閭通謀賜死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
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
屠釣為周師傅說去板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
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
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

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
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
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
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
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以謝靈運王僧
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
蔭召禍

集覽

跌蕩跌或作佚徒結反蕩或作踢徒浪
宜哉 反跌踢行不正貌謂無儀檢也揚雄佚

蕩漢書音義曰佚蕩音鐵謹緩也太公起屠釣太公
姓姜名牙避紂居東海上聞周文王作興往歸之至
於朝歌道困窮因鼓刀而屠遂西釣渭濱文王出獵
而遇之載與俱歸用以為師傅說去板築傅氏之巖
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
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殷高宗惡
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傳說豈以為相向東
漢時人六世祖胡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遂解

衣冠縣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事
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在公台者三十餘年黃憲東漢
時人父為牛醫荀淑遇憲於逆旅曰子吾之師表也
友人勸其仕憲遂暫到京師而還專限閱明其等
曰閱積其功曰閱專限閱者
質實 王僧達臨沂人
言不取賢才而專計功次也 太公即呂尚注

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傳說平陸人殷高宗恭默思道
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遂立為
相胡廣南郡華容人剛六世孫父貢仕為交趾都尉
廣少孤貧漢安帝時舉孝廉為天下第一拜尚書郎
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空致仕復拜太尉遷太
傅廣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風屢有補缺
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
公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卒謚文恭
黃憲汝南慎陽人漢安帝朝舉孝廉不就陳蕃周舉
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於心

郭泰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叔度黃憲表字天下號曰徵君魏立九品事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書法

僧達輕躁罪人也其書殺何殺之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

無罪之辭書之故

僧達具官書殺

冬十月魏主伐柔然刻石紀功而還

魏主至陰山會雨雪欲還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敵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渡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數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質實

柔然北方國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魏侵宋清口宋青冀刺史顏師伯連戰破之

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宋主遣虎賁主龐孟蚪救清口顏師伯遣中兵參軍荀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宋主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數人魏征西將軍皮豹子將兵助封敕文寇青州師伯與賢實殷孝祖陳郡長平人清水注見晉戰幾獲之帝奕太和四年清口即清水之口

注同上年沙溝未詳處所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

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並以初

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
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
待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
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
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
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
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毘有言孫劉
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
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質實
辛毘有言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
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交子敞諫曰劉孫用事大
人宜小降意毘正色曰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
吾不作三公耳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質實
涉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一統志云辛毘潁川
陽翟人漢獻帝時曹操表為議郎遷丞相長史入魏

為侍中好直諫嘗以事諫文帝文帝不聽毘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時封潁鄉侯劉放涿郡人漢末曹操克冀州辟放參司空軍事魏文帝時與孫資為左右丞掌機密事明帝時尤見寵任齊王即位以放決定大謀增邑戶卒謚敬侯孫資太原人漢末曹操為司空辟資不應後荀彧見而嘆曰北州賢智零落今復見孫彥龍乎表為尚書郎仕至中書令卒謚貞侯彥龍資表字統倅莊子在宥篇云此以人之國倅倅也幾何倅倅而不喪人之國乎注倅求也倅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何得而不喪其國乎

巳宋大明三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
亥魏太安五年

討之

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

先還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
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
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
貶爵為侯遣之國使兗州刺史垣朗與戴明寶襲之
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誕聞之斬成擊朗
殺之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兵討誕慶之至歐陽誕
遣人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還數以罪惡
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
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其使誕遂滅
曠家奉表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幃之醜豈
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
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豫州刺
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先是誕誑其
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
衆軍大集棄城北走慶之遣兵追之誕衆皆不欲去
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以劉琨之為參軍琨之

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現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

集覽

三緘孔子觀周見太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

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曰謂何傷禍之門也

質實

廷尉官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歐陽疑是郡縣名及地名未詳處所或

疑歐陽字誤未知是否一統志云山陽古地名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及廣陵國東漢屬廣陵郡及下邳國三國屬魏為臨淮廣陵二郡地晉分淮北為北徐州南為徐州又分廣

陵置山陽郡。僑立兗州於北。劉宋失淮北，乃於此立州。鎮為北兗州。東魏復為山陽郡。隋置楚州。天業初，併入江都郡。唐為東楚州。後改楚州。天寶初，改淮陰郡。乾元初，復為楚州。五代時，南唐陸順化軍宋仍為楚州。建炎中，置楚泗承州。連水軍鎮撫使，尋罷。紹定初，於此置淮安軍。端平初，陞為州。元陞為淮安路。屬河南行省。本朝改為淮安府。直隸京師。軟血注見周赦王五十七年。

五月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啟請命。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與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江。質

實

東揚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交州注見唐宣宗太中十二年

秋七月宋克廣陵劉誕伏誅

沈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誕初閉城叅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誕兵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叅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范義為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昏稱萬歲宋主不悅詔貶誕姓畱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

女子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
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
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
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
宋主有
慙色

集覽

五尺童子也孟子五尺童子適市莫之或欺

質實

豫章郡名注見漢武

帝元鼎五年

宋以沈慶之為司空

書法

尚之致仕書復起慶之亦致仕者其不書復起何慶之出為國難也與尚之異矣故綱

目不書復起而再書罷就第嘉遠權也後雖為太尉不書見殺而後書綱目於慶之無譏焉

○九月宋築上林苑質實

一統志云上林苑在應天府東北十五里本孫吳所創劉

宋修築之一名芳林苑齊高帝舊宅在此○宋徙郊壇造五路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已位至是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直宮城之午位又造五路依

金根車加羽葆蓋及廢帝即位集覽牛頭山在建康以郊壇舊地為吉復還故處上元縣南四十

里山頂有兩峰如闕五路天子所乘法車曰路路者有往來不窮之道也路亦軍事也皆有錫鸞之飾或

曰象五行也王之五路曰玉路曰金路曰象路曰草路曰木路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厭翟曰安車曰翟

車曰輦車重平聲厭於涉及陸氏注云天子五路飾異制同玉路一日大路言於金路為大金路一日先

路言於象路為先象路次金路草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次路之末故曰綴路金根車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羽質實一統志云牛頭葆蓋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山在應天府南

三十里一名牛首山有二峰東西相對晉元帝初作
宮殿王導指雙峯曰此天闕也故又名天闕山劉宋
立郊壇於此梁武帝又於山下建寺山有
石洞洞中有石鼓天欲雨則石鼓自鳴

唐宋大明四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
子魏和平元年

太后觀禮質實

籍田注見漢文帝二年

書法

書親耕多矣未有書親蠶者書親蠶何嘉重
本也自漢文帝書詔具親耕桑禮儀於是始

晉親蠶嘉之也綱目重本故具親耕桑禮儀書漢
文帝十二年親蠶書是年皇后帥命婦親蠶書唐
太宗貞觀元年祀先蠶書唐高宗上元
二年賜近臣絲書唐玄宗開元十五年

○夏六月魏伐吐谷渾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
魏人忿之遣陽平王新成等督諸軍以擊之虜獲甚

衆質實

陽平郡名注見晉
孝武帝太元九年

魏復置史官

崔浩之誅史官
遂廢至是復置

書法

書復置何久廢也自崔浩之死
於是十三年矣故書復讎之

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
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
請與朗別坐
質實 廬陵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白衣領職 安成周朗汝南安成人寧州注見

漢武帝元
狩元年真

宋以顏師伯為侍中

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
宋主嘗與之携蒲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
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斂于
日幾作盧是日一輸百萬
質實 携蒲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以
闕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質實 六出西
夷國名

注見齊明帝
建武四年

辛宋大明五年
丑魏和平二年
春正月雪

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
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早辭遜
色曲意祇奉由是終質實六出韓詩外傳云凡草木
宋主之世得免於禍質實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

書法

凡書雪書不時也未有書正月雪者此其
書何識好諛也於是雪集義恭衣為六出
奏以為瑞宋主悅之故書
終綱目書正月雪一而已

夏宋立明堂

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質實明堂注見漢武
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質實帝建元元年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為其下所殺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庾深之行府事
休茂欲專處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左右張伯超有

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說休茂殺行事及主帥
而舉兵休茂從之殺典籤楊虔徵集兵衆建牙馳檄
博士荀詵諫殺之休茂出城行營參軍沈暢之等帥
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攻城克之參軍尹玄度復起
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同黨伏誅宋主自
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
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
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
希旨復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
賓客懷文固諫乃止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
門侍中謝莊居守以祭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
開宋主曰卿欲效邳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
游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
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集覽

牙

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牙門馳檄注見漢王劉邳元
年傳檄管蔡之誅注見漢後主建興九年唐衛之寄

唐叔名虞周成王弟也成王戲削桐葉為珪以與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擇日立虞成王曰吾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虞於唐康叔名封武王少弟也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蔡信蔡形如戟有諸書之上所以傳信又刻木為合符曰蔡史執符為信邳君章漢光武時邳惲字君章為上東門侯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闕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大明燎遠竟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而入質實陵郡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庾深之鄆陵人亮之玄豫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一統志云邳惲汝南西平人舉孝廉為上東門侯漢光武嘗出獵夜還惲拒闕不納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奏入賜布百疋貶東中門侯為尉後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遷為長沙太守

秋九月朔日食○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廢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質實 一統志云婁湖在應天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吳張昭創以溉田以昭封婁侯故名婁湖湖上有古婁湖苑

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

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賜遇者莫不入其府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以張岱為叅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典載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為

質實 新安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一統志云北徐州即古塗

山氏之國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更郡為淮南國武帝初復屬九江郡東漢為鍾離侯國晉復屬淮南郡安帝時置鍾離郡屬徐州劉宋改屬南兗州後置北徐州治鍾離北齊改西楚州隋初改為濠州後復為鍾離郡唐初為濠州尋改為鍾離郡後又復為濠州五代時南唐改為定遠軍宋復為濠州元置濠州安撫司後陞濠州路未幾改臨濠府後復為濠州屬安豐路本朝為興業之地改為臨濠府尋改中立府定為中都後改為鳳陽府直隸京師臨海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張岱吳郡人晉安郡名注見漢成帝建元三年

十二月宋制民歲輸布戶四匹

書法

識重欽也晉書民稅米口五詳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宋書民輸布戶四戶是年皆識之也

○宋禁士族雜婚

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質實湖山莫詳處所唯濟南府章丘縣西南五十里下有湖山未知是否明者察馬沈懷文

武康人

壬寅 宋大明六年春正月宋始祀五帝於明堂質實注五帝見

漢文帝十五年

書法

書始何緩辭也宋氏有國四十餘年矣明堂之祀於是始舉宋之慢於郊廟可勝罪哉故

郊廟備樂則書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設備樂則書初孝武帝孝建三年祀五帝則又書始是年皆

譏之也

○宋策孝秀于中堂

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
化易於上風體訓連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質實

秀才事物紀原云漢氏取士有孝廉秀才二等
齊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隋唐之代其科最上

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其科廢故自
唐及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乃唐漢之舊典也李
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俊又在其中由此
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
肇元和中人蓋自憲宗
時已為進士之稱也

二月宋復百官祿○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侍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或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賜死三子澹淵沖行哭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宋主**質實**禁錮注見漢安竟殺之帝建光元年

書法

前書殺東揚州刺史顏竣矣又書殺廬陵內史周朗矣於是又書殺廣陵太守沈懷文宋

主凡三
殺臣矣

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

宋主以殷氏卒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葬於龍山氏不堪後死亡甚衆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

也又為之 **集覽** 精神罔罔史記索隱曰罔罔恍惚貌別立廟 **集覽** 精神罔罔史記索隱曰罔罔恍惚貌

惘惘乎林希逸口義云亡人者失其 **質實** 龍山未詳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 **質實** 龍山未詳

平府城南二十里有龍山未知是否明者察焉

書法

妃妾未有書卒者卒殷氏何譏厚葬也卒妃妾始此終綱目卒妃妾四宋武帝殷氏唐立

宗武氏肅宗韋氏代宗獨孤氏唯武惠妃書薨

發明

淑儀品卑何以書卒著其惑溺之失葬埋之盛也

秋九月宋制沙門致敬人主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不果行至是有司奏曰浮圖為教反經蔽道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者

牘而直體萬乘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

集覽

浮圖圖與屠通

見比當盡虔從之及廢帝即位復舊

注見明帝秦始皇七年浮屠之學四輩釋書所謂四部

天衆也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耆臘耆老臘

年也禪門規式曰西域凡稱人道高臘長呼為須菩

提如中華凡具道眼有德可尊者號曰長老也杜甫

岳麓山道林二寺詩依正老宿

正誤

耆臘今按耆臘謂高年之僧僧

亦未晚注老宿僧之年臘高者

家不序齒而序臘以捨俗為僧之年為始禪林結制

以十二月為坐臘如云僧臘若干謂為僧若干年也

質實

庾冰鄆陵人亮之弟清慎儉約晉成帝時累官中書監經綸時務朝野稱賢鎮武昌卒諡敬侯

書法

何以書譏也。曩標之反嘗欲沙汰沙門且嚴為之制矣牽於近習竟不能行乃獨區區責

其致敬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此之謂矣。宋書制沙門致敬人主是年唐書詔僧道致拜父

母太宗貞觀五

年皆譏之也

宋祖沖之請更造新歷不報質實

祖沖之范陽道人

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上言何承天元嘉歷疎舛猶多更造新歷以為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日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宋主令善歷集覽晏駕注者難之不能屈會宋主晏駕不果施行見漢高

帝十

二年

癸宋大明七年
卯魏和平四年

春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

宋主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嘲許智淵素恬雅漸
不會旨上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
曰恐不宜有此戲宋主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
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
又議殷淑儀諡曰懷宋主以為不盡美銜之他日至
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

竟以質實
憂卒
王僧朗琅
邪臨沂人

夏宋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

詔自非臨軍不得專殺罪應重辟先上須報達者以
殺人論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外警

內姦變起倉猝集覽重辟辟法也音闌先上須報論者不從此例因曰報言先奏上其事須待報下

宋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

粲叔之兄子也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僮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黼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議曹郎王眈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集覽鰐魚寢反齒露崑崙奴晉孝武帝李太后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今此荷矣叔呼為崑崙必亦色黑而長也蔡豫章興宗之父名廓先曾出為豫章太守質實袁粲陽夏人豹

之曾孫蔡尚

書謂蔡興宗

六月宋以劉德願為豫州刺史

宋主數與羣臣至殿貴妃墓謂德願曰御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擗踊號慟涕泗交流宋主甚悅故有是命

集覽

擗踊擗拊心也踊跳也拊心跳踊哀痛之至也喪記注男踊女擗

宋大修宮室

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屨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

已為過矣。韻

集覽

牀頭有土障，猶枕屏也。所以障風，淑之凡子也。與壘土為之，示儉素也。韻會容字。

下載爾雅，容謂之防，郭璞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蔽隱。案牀頭土障，即此。葛燈籠籠

單燈之具，以沙蒙之，曰沙籠。宋武蒙以葛布示儉素也。張天覺讀書燈詩：小籠疏四面，明紙單孤燈。牀蠅

拂拂揮蠅之具，以麻結為之。杜甫梭拂子詩：梭拂且薄陋，有足除蒼蠅。注云：初比丘患草蟲，佛聽作拂子。

質實

一統志云：清暑殿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乃晉孝武帝所建。爽壇奇麗，夏月常

清風。宋孝武帝改曰嘉禾殿，玉燭殿。注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含章殿，袁頭陽夏人洵之子。

書法

書大修何譏也。於是廢高祖陰室，以起玉燭殿。不期年而宋主殂於玉燭，豈偶然哉。綱目

修宮書大者五，詳漢明帝永平三年皆譏也。

發明

宋自孝武承統外則屢形反叛內則屢有殺戮其不德蓋自不言可知至是大修宮室網

目特書于冊而以分注脩載其奢慾之實于下然後宋主之失曉然在目夫以宋主所積如此求欲

久有其國尚可得耶身

歿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冬十月宋主校獵姑孰質實

姑孰縣名注見晉明帝大寧元年

○魏遣

散騎常侍游明根如宋

明根奉使三返宋主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質實

游根明廣平任人雅之族弟

十一月宋主習水軍于梁山質實

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

甲辰宋大明八年

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

宋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
又以捕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或
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
敢弛惰至是殂于玉燭殿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
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鉅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
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
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
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
人曰家國之質實始興郡名注見晉
禍其在此乎愍帝建興三年

書法

考武討賊之初綱目書曰宋人立駿駿宜立
也既而再書殺其第四書殺無罪書築上林

苑書大修宮室書校獵姑孰殆無可紀之善焉雖
日備廟樂造五路耕籍田立明堂祀五帝所謂如
禮樂何者已矣

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死子受羅部真可汗子成立集

覽

可汗音榼寒唐高宗曰
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

改元
永康

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於都座
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
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徹山林未遠而凡諸
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
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
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
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興宗自以職管銓
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歲規得

失博論朝政義恭聞之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
興尚之等輒點定田換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
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
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
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法興
等惡王玄謨剛嚴以為南徐州刺史
帝興寧 質實 諒闇 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新昌郡
二年 名注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南譙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于業于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
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集覽

寧馨注見晉惠
帝元康七年

書法

宋以來后崩不悉書其
書何志于業之悖也

冬宋饑

東方諸郡連歲旱饑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饑死者什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乙宋主于業景和元年太宗明
已帝或泰始元年魏和平六年
春宋鑄二銖錢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鑿謂之
表質實
于質實
帝孝建元年
輪郭注見武

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太

子弘即位
時年十二
正誤
朝野楚楚今按楚楚昔楚不安之貌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開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為太尉錄尚**質實**禁中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禁闈平原書事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代郡注見秦王政三年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

六月魏開酒禁

書法

自戊戌始禁於是七年餘矣

○秋七月魏乙渾自為丞相

魏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

顏師伯

子業幼而獨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殺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僇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初世

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皆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及法興死諸大臣始復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並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第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並其子弟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並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撻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業由是德之既誅羣公以為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長於附會飾以典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臣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子

業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
主无淫恣子業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淵
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
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子業令太廟
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
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未年不免免斫去頭
指世祖像曰渠大豔鼻如**集覽**官為質天子官猶呼
何不豔立召畫工令豔之官家質音厲偽物也

重足漢書義縱為南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顏師古
曰重累其足迹不敢恣意亂行言畏謹之甚也并息
息謂氣息從鼻出者屏蔽其氣息言懼之至也面首
貌美而加粉飾也蘇東坡餅茶詩莫闕膏油面首新
豔莊如反**正誤**面首今按面首左右選面首之美者
鼻上生粃為左右也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
取其髮美魏明帝選有姿首者納之**質實**羽林兵注
掖庭姿首即面首但彼為女子耳見漢武帝

元封二年山陰郡名注見晉安帝
元興二年諸淵陽翟人哀四世孫

書法

於是顏柳謀廢于業立義恭則逆也不書而
以無罪書殺何惡于業也于業無道故綱目

於于業多特筆顏柳謀廢主不書書殺義陽王昶
聚兵移檄不書書奔何邁謀立晉安不書書殺皆
特筆也皆所
以戒淫虐也

發明

宋孝武縱慾不道幸而沒身其于嗣之罪惡
暴著蓋亦天道云耳殺戮大臣固無足責綱

目書之姑以著其亂亡之迹使後
人謹於所積爾於于業乎何誅

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于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
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太

史以為不利於子業乃止謝莊為股淑儀諫曰贊軌
堯門子業以莊用鉞弋夫人事欲殺之或為之言得
繫尚**集覽** 誅記曾子問篇注諫累也累列生時行迹
方讀之以作謚堯門漢武帝趙婕妤居鉞弋
宮姪身十月乃生昭帝上曰堯十月四月而生今鉞
弋亦然因命所生門曰堯母門鉞弋夫人趙婕妤傳
漢武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上召之既至
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號曰拳夫人進為婕
妤居鉞弋宮列仙傳云趙婕妤自幼手拳漢武發之
得一玉鉞因以為名或云趙婕妤手可反屈如鉞故
號鉞弋二說皆**質實** 南海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
與本傳不同 年一統志云景寧陵孝武帝之
墓也在應天府上元縣南巖山
之陽尚方注見漢景帝後元年

宋義陽王昶出奔魏

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于業謂左右曰我即大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逃歸于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質實義陽王昶義陽郡名注見梁陽王武帝太清二年昶文帝之子

宋以袁顥為雍州刺史蔡興宗為吏部尚書

顥始為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顥懼求出以為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曰襄陽皇惡何可往顥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虎口耳天道遠何必皆驗時臨海王子顥為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項長史行府州事興宗時不行顥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為八州

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彊可以共立桓文之勳豈比
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
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嘗有患
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
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
亦善乎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長史顛與之款狎過常
顛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

集覽

桓文之勳注見
漢獻帝建安一

異志興宗尋復為吏部尚書

年質實雍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郡一統
志云襄陽漢舊縣名屬南郡新莽改為相陽

東漢復舊建安中置襄陽郡以縣屬焉隋唐宋皆為
襄陽州治元仍舊本朝因之為襄陽府治所仍隸焉
襄沔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二年沔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六年

宋聽民私鑄錢

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
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冬十月宋主殺其會稽太守孔靈符

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于業遣使鞭殺並其二子
質實
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

元元年孔靈符唐人
孔子二十八世孫

十一月宋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

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侈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
質實
新蔡縣名注見漢宣帝安王子勳事世見殺
甘露三年晉安郡名注

見漢成帝
建元三年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託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俟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頻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

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以配衣麾下使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預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屯白下亦說慶之因此衆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及于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于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

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贈恤甚厚王玄謨數流涕
諫子業以刑殺過差子業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

路訛言云已見誅蔡興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領軍

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興宗曰領軍

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

事玄謨使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常不泄君言耳將

軍劉道隆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

比日思一閑馬道隆解其意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

言集覽

悠悠請記者注見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悠悠
之徒喁喁魚容反司馬相如傳延頸舉踵喁

喁然注衆口向上也兵力頻闕頻讀曰鈍不銛利也

闕乏也白下今建康府上元縣是括地志云白下故

城在今上元西北十四里本江乘縣白石壘也

質實

顏柳謂顏師伯柳元景也猶陵注見秦孝文王

元年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三吳注見晉安帝

元興元年一統志云青溪在應天府治吳鑿東渠名

青溪溪有九曲連綿數十里通潮溝以洩玄武湖水
發源鍾山接於秦淮舊有七橋曰東門尹橋鷓鳴募
士菰首中橋大橋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白下城
名在應天府城西一十四里齊武帝置縣自陳亡
縣廢之沈文
秀武康人

書法

子業殺人多矣無不斥書宋主者惡淫刑也
綱目惡淫刑所殺必斥書主者五君焉宋子

業齊寶卷北齊高洋高緯
陳叔寶皆淫虐之主也

發明

顏柳之死沈慶之之力也慶之陷人死地以
自媚於昏狂之君既昵之又諫之未幾亦不

免於死雖能終身守節要無足取然綱目書官書
殺者特以著殺童之罪而非以是予慶之也觀者

自當
察之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內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拘於殿內毆捶陵
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
長尤惡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
為賊王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
彧內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
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暉妾孕臨
月迎入後宮侯生男以為太子彧嘗忤旨子業裸之
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不若待
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乃釋之
及暉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

質實

湘東國名注見文帝元嘉

十六年衡陽建安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山陽
郡名注見武帝大明三年東海國名注見秦二世二

年鄭少府官名注見

晉惠帝永熙元年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
 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
 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
 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
 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
 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
 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
 勛教令所部戒嚴于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
 潘欣之宣旨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
 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
 荊州錄送長史張悅至湓口琬稱于勛命釋其桎梏
 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共掌內外衆事旬日得五千
 人出頓大雷

集覽

湓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事猶
 獨夫書泰誓篇獨夫受注稱商王

移出頓大雷
 移檄遠近

受為獨夫失君道也蔡氏傳曰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獨一夫耳錄送錄為收捕也大雷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質實事物紀原云桎梏刑具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然宓窳帝乃桎之于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有木名楓蚩尤所棄桎梏也蓋此械已出黃帝時今枷錮即其遺事耳

書法

於是賜子勛死鄧琬遂稱子勛令戒嚴則反耳其止書舉兵何惡于業也故子業之世多

特筆其為世

主之戒深矣

發明

子勛何以不書反子業無道且又遣人欲殺子勛故綱目特以舉兵書之所謂原其情而

恕其罪也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

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
鑠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而殺其三子
質實

南平郡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廬陵郡名注見
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安南疑是縣名未詳處所

宋弑其君子業而立相東王彧

先是民間訛言相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
之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劾于業既殺諸公恐羣
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
牙賞賜充牣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無所憚恣
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
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
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弑子業先是子
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

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
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
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
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或獨在祕書省不被
召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
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
前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
今已平定休仁就祕書省見或即稱臣引升御座召
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
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
王纂承皇極子業母弟陳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及
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
囚子業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僕射王彧曰此
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
海必將乘人乃莖之棘陵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
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緯為中書監太尉晉安王子

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
尚書令揚州刺史或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
皆刊削尊世祖之母路太后為崇憲太后立妃王氏
為皇后或之妹也以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子
業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宋
主乃賜道隆死宗越等內不自安沈攸之以聞昏伏
誅攸之復入直閣王

集覽

不及熟矣謂不至麥熟時
死也左傳成十年晉景公

或避王諱以字行

有疾桑田巫曰不食新
矣注不得食新麥矣

質實

相中即湘州注見文帝
元嘉十六年宗越南陽

人王敬則臨淮人充物猶言充滿也華林園注見文
帝元嘉元年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秣陵縣名

注見晉恭帝
元熙二年

書法

稱國以弑君無道也然則或之立孰立之宋
立之也弑子業者宋也立湘東者亦宋也以

是為人心之所同故書宋終綱
目弑稱國者八詳周安王六年

發明

昔晉欒書弑厲公春秋特書晉弑其君州蒲
穀梁傳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今宋

子業之殞綱目亦以國書之者蓋本春秋之旨明
其淫虐不道舉國之人皆欲賊之爾然則予之乎
曰有湯而後能放桀有武而後能伐紂子業之悲
有桀紂之所不為者時無湯武之君故羣下不任
其暴因而斃之爾書國所以著其惡書弑所以正
其名烏有一國之人皆欲賊之尚可尊居人上者
哉書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
知乎此則知綱目書法之意矣

宋罷二銖錢禁鵠眼緹環錢○宋雍郢荊州會稽郡皆
舉兵應尋陽

江州佐吏得宋主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
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大慶琬取令書投地曰殿
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乃與陶
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即與參軍
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矯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
勸子勛即大位琬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
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相東王或矯害明茂篡竊
大寶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
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共攻子業聞其已
殞即解甲下據既而聞江雍猶治兵行事苟卜之大
懼即遣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並送軍糧荊州行事
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都水使者孔瓘說會稽
行事孔顛奉太守尋陽王

集覽

開黃閣丞相聽事門
曰黃閣杜甫贈嚴八

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注宋忠曰三公黃閣前史無此
義據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註士

賤與君同不嫌夫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閭門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足漢舊制也隋百官志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端門殿之正門也桑尾即桑落洲下尾也在武林洲之上桑落洲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藐孤左傳僖九年晉獻公使荀息傅夷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注言奚齊幼賤與諸子懸藐也藐妙小反又亡角反縣音玄下標標或作標解者曰標表也所以自表襟也明年殷孝祖以羽儀自標即此又一說標當作幟牙旗屬也凡軍行則建立牙于軍門此云下標謂軍不果行而解下

質實

郢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安陸郡名注見周

世宗顯德五年臨海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都水使者事物紀原云舜命益作虞蓋掌山澤之官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川衡澤虞即都水之任也秦始有都水丞長丞漢武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又以都水

官多復置左右使者此蓋設官之始也晉武省水衡
置都水使者自此官名乃定尋陽郡名注見晉明帝

太寧

二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六

謹案第四頁前五行君山未詳處所按臧質傳君山正作軍山則此下所注者是

第十頁前七行河南郡名按河南統詞非專謂洛陽之河南也此誤

第十八頁後五行合殿在紫宸殿北按所引乃唐制與此無涉

第十九頁前一行在鎮江府城西三十里按孝武帝紀上次西陽之五洲水經注軹縣故城南對

五洲宋孝武舉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
即是洲也此誤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江寧郡名按宋有江寧縣無
江寧郡此誤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至濟寧分流南北云云按明
史河渠志運河自汶上分流北至臨清會衛河
南至濟寧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與
汶合循洳河入黃濟運者泗沭小沂河及山東

泉水也泗無北流入會通之說此誤

第三十六頁前二行西秦州名未詳處所按晉地理志江左分梁為秦寄居梁州又立氐池為北秦州此西秦州即北秦州也此失考

第三十七頁前五行東城縣名按元和郡縣志揚州故理在上元縣東百步東府城在縣東七里本會稽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先府舍故俗稱為東府而謂州解為西州此誤

第四十三頁前三行管仲潁陽人按潁陽當依史
記作潁上

第四十四頁前七行疑即南徐州按宋州郡志南
彭城太守江左僑立屬南徐此注是下又云注
見彭城則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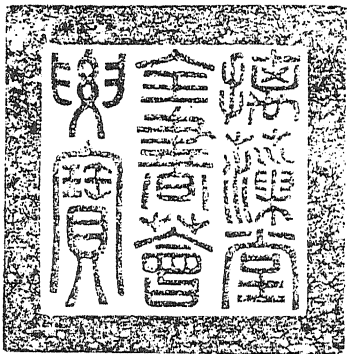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頁後六行沙溝未詳處所按水經注濟
水篇賓谿谷水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
俗謂之沙溝水此失考

第四十八頁後七行或疑歐陽字誤按沈慶之至
歐陽語出慶之本傳水經注中瀆水上承歐陽
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據此則疑為誤
者非

第五十一頁後八行汝南安成人刊本成訛南據
國朗傳改

第五十五頁前三行湖山莫詳處所按湖山猶言
山澤無定名也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曹錫璜